

張芝字伯英少好草札臨
池學書池水盡墨見蔡邕
作草勢遂化筆心論

榆危先生正

于右任



于右任(1879年4月11日-1964年11月10日)，漢族，陝西三原人，祖籍涇陽，是中國近現代政治家、教育家、書法家。原名伯循，字誘人，爾後以"誘人"諧音"右任"為名；別署"騷心"、"髯翁"，晚年自號"太平老人"。于右任早年系同盟會成員，長年在國民政府擔任高級官員，同時也是中國近代書法家，復旦大學、上海大學、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(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)等中國近現代著名高校的創辦人。

其言：「我寫字沒有任何禁忌，執筆、展紙、坐法，一切順乎自然……在動筆的時候，我決不因為遷就美觀而違犯自然，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。」

「行乎不得不行，止乎不得止，因為自然之波瀾以為波瀾，乃為致文。泥古非也，擬古亦非也。無古人之氣息，非也；盡古人之面貌亦非也。以浩浩感慨之致，卷舒其間，是古是我，即古即我，乃為得之。」

二王之書，未必皆巧，而各有奇趣，甚者愈拙而愈妍，以其筆筆皆活，隨意可生姿態也。試以紙覆古人名帖仿書之，點畫部位無差也，而妍媸懸殊者，筆活與筆死也。」

標準草書自序

文字乃人類表現思想、發展生活之工具。其結構之巧拙，使用之難易，關於民族之前途者至切！現代各國印刷用楷，書寫用草，已成通例；革命後之強國，更於文字之改進，不遺餘力。傳云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此事雖細，可以喻大。且今之所謂器者，乃挾之與各國各族競其優劣，觀夫古今民族之強弱，國家之存亡，天演公例，良可畏也！然則廣草書於天下，以求製作之便利，盡文化之功能，節省全體國民之時間，發揚全族傳統之利器，豈非當今急務歟！

吾國草書之興，以草篆草隸為權輿。秦漢以來，其用日增，其法日進，其稱日繁，約而言之，可成三系：

一曰「章草」，解散隸體粗書之者也。其為法：利用符號，一長也；字字獨立，二長也；一字萬同三長也。當時作者，實有遠見。所措創業未竟，而定型遂成，以致不能進步！漢張芝、吳皇象、晉索靖皆一時領袖。張書遺蹟渺然，但可於兩漢遺簡，想像神采；皇象《急就章》，索靖《月儀》、《出師頌》，可謂章草範本。然全體繁雜之字，簡單化者不過十之三四，其於赴急應速之旨，固本達也。

二曰今草，繼章草而改進者也。其為法：重形聯，去波磔，符號之用加多，使轉之運益敏，大令所謂窮偽略之理，極章縱之致者，最為得之。虞世南云：「王廣、王洽、逸少、子敬，俯拾眾美，會茲簡易，製成今體，乃窮奧旨。」以王氏之多才，為風氣之領導，景眾既廣，研討彌篤，一字組織有多至數十式如閣帖所示者，創作精神之驚人，可以想見。或謂當時作家，自矜博瞻，故生變化，以競新賞；實則流傳筆札，皆為試驗之作，未及驗定耳！陳僧智永，書真草千字文八百本蓋有志統一體制，以利初學者。而唐以功令者取士，干祿字書，應運以作。草書遂離實用而入於美藝矣！唐太宗尤愛《蘭亭序》、《樂毅論》，故右軍行楷之妙，範圍有唐一代。《十七帖》之宏逸卓絕，反不能與狂草爭一席之地，雖有孫過庭之大聲疾呼，而激流所至，莫之能止。

三曰狂草，草書中之美術品也。其為法：重詞聯，師自然，以詭異鳴高，以博變為能，張顛索狂，振奇千載。《肚痛》、《自敘》，可為代表。一筆草、連綿草，古雖有之，而成系統，開脈流，實自此始。散氛埃於大地，而曰「揮毫洛紙如雲煙」，亦可異矣！然其組織之巧，用筆之活，於法理變化，多所啟發；且如索師晚年合作，矩矱甚嚴，其貢獻之大，唐以後作家，遠不逮也！

隋唐以來，學書者率從千文習起，因之草書名家多有千文傳世，故草書社選標準之字，不能不求之於歷來草聖，更不能不先之於草聖千文。一因名作聚會，人獻其長，選者利益，增多比較；一因習用之字，大半已俱，章法既立，觸類易通。斯旨定後，乃立原則：曰易識，曰易寫，曰準確，曰美麗，依此四則，以為取舍。字無論其為章為今為狂，人無論其為隨為顯，物無論其為紙帛、為磚石、為竹木簡，唯期以眾人之所欣賞者，救災供眾人之用；並期經此整理，習之者由苦而樂，用之者由分立而統一，此則作者唯一之希望也。

吾國習稱，文之善者曰文豪，草之善者曰草聖，謂之重視草書也可，謂之高視草書也可。故善之者，或許其通神，或贊其入道，或形容其風雨馳驟之狀，或咨嗟其喜怒性情之寄，而於字理之組織，則多所忽略！非之者，又謂草書之人，技藝之細，四科不以此求備，博士不以此講試，而於易簡之妙用，則不大復致思，此草書所以之晦，亦即草書之所以難也。今者代表符號之建立，經歷來聖哲之演土進，偶加排比，遂成大觀，所謂草書妙理，世人求之畢生而不能者，至今乃於平易中得之，真快事也。